

有一种爱叫放手，他一直这样对自己说。可是放手后，全是虚空。



穿过青春所有 迷路的日子

目非·著

穿过青春所有 迷路的日子

目非·著

有一种爱叫放手，
他一直这样对自己说。
可是放手后，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过青春所有迷路的日子 / 目非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8
ISBN 978-7-80173-880-6

I. 穿… II. 目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3974 号

穿过青春所有迷路的日子

作 者 目 非
责任编辑 李 璞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特约编辑 龚 煜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6 印张 22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80-6
定 价 2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一章 实习当老爸 / 6
- 第二章 难养的仙人球 / 14
- 第三章 快乐分手 / 22
- 第四章 冬天栗子的体温 / 29
- 第五章 爱是什么 / 35
- 第六章 输赢难定的人事博弈 / 46
- 第七章 两年算什么呢? / 56
- 第八章 老了, 不经摔了 / 64
- 第九章 给我一个不放纵的理由 / 73
- 第十章 缘情而生的年少爱恋 / 79
- 第十一章 失去的秘密喜悦 / 89
- 第十二章 当记忆的潮水远远退去 / 99

第十三章 我不能等你一生一世 / 108

第十四章 一个乌托邦的词汇：初恋 / 117

第十五章 季节已经转换 / 125

第十六章 每个人有不同的恐惧 / 135

第十七章 半路杀出个致远 / 144

第十八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/ 156

第十九章 没有用出的最后的筹码 / 166

第二十章 禾溪的最后时光 / 172

第二十一章 眼泪为世界的自私而流 / 178

第二十二章 想过过俗气的小日子都不能 / 186

第二十三章 不是我，是风 / 191

第二十四章 惊蛰 / 197

第二十五章 酒杯为谁而空 / 206

尾声 / 213

番外 / 215



目录
contents



这世上总有一种人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你身边，
为了你此生的幸福，甘心付出所有，
而后隐身而退。
他们大约就是前生放不下你的恋人。



第一章

实习当老爸

有时候一个偶然就是一生。

叶隼想过的，如果没有苏西，他的生命会顺遂得多，但那将只是一条小河流，平坦无波，与芸芸众生一样柴米油盐、生老病死。遇到苏西后，他的生命一下子涌出了很多浪花，有的似乎要将他倾覆，有的则推着他去接受海洋的洗礼。

以他的性格，他愿意无风无澜地过一生——那是建立在不遇到苏西的基础上，若是遇到，一切势必还是两样。

他和她的故事开始于1998年。彼时，他正在西安休假，顺带处理公司西北片区一件差事，完事后，想赏赏风土人情，就一个人开了车往深山野岭跑。他没有料到，在半道救下一位早产的女子。

他把她抱进车里不久，她便昏过去了，脸色煞白，嘴角却抖出一个倔强的笑，长发娴静地蜷伏在瓷器一样细白的脖颈上，这情景说不上清亮还是凄婉。他被这种特殊的美感触动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猛烈地敲着他潜意识里最混沌的一块，那里面储存着她所有信息。

他以前从来不相信命，但是那一刻，他真切捕捉住了一些光影人迹，在昏暗、蒙昧、不透光的意识深处。这令他的心无端地悚动了下。

女子在抢救。他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。医生跑出来，认定他是那女子的

丈夫，问：“保大人还是保小孩？”

他婚都没结过，却要做这个事关生死的选择题。

医生不耐烦：“快点，再迟疑，大人小孩都没命了。”

“那，大人吧。”他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哇”的一声，婴孩响亮的哭声让他久悬的心微微松了下。不久，护士长抱着孩子出来：“恭喜啊，是个小子，还很俊呢。”

“他妈妈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失血太多……但是，放心啦，没生命危险。”

“哦。”他长舒一口气。

“以后好好照看着，可不能再有闪失。怎么可以让她从楼上摔下来呢？”护士教训着。他像广大喜得贵子的丈夫一样陪着讨好的笑。

女子很快被推入病房，还在昏迷中，失血的脸依旧煞白。但是生产后的她仿似知道孩子平安，有了一种欣慰的从容。

他办完手续，在她身边照看。窗外有细细的风，一弯月牙俏生生悬在枝头，柔和的月色将他的心抚得熨贴无比，他微微笑了下，对自己说：“你高兴什么，莫名其妙。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趴在床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把被子扯过，一眼看到女子清亮的眼眸，她已经坐起来了，正咬着唇审视他，目光有点调皮。

“你醒了？”他问。

“谢谢你。我叫苏西。”

“叶隼。”

“那个，手术费和医药费都是你帮我付的？”

叶隼点头。

“很多吗？”

叶隼不明白这个人何以关心钱比关心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

“要我通知你爱人吗？”



“爱人？”女子笑了笑，“爱人没有，爸爸有一个。”

他有点惊疑，眉头挑了挑。

“不过，你先不要通知我爸。我怕他急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你有事你就走吧，不过钱，我暂时还不了你。你记个地址，年关的时候来讨债。”她甜甜地笑了。

叶隽不知为何也笑。问：“你疼吗？”

“疼。”

“那你还笑。”

“哭要能解疼，我就拼命哭。”

“你昨天怎么回事，都快生产了还不好好待家里。就皮吧。”叶隽的语气里带点轻怜的责怪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只觉得对面的女子虽然已为人母，却好小啊。

“我表妹结婚……吃罢酒席回家，有人跟踪我，我就跑，那路不好走，脚下一滑，就从坡上摔下来了。”

叶隽还待问，护士把他叫出去了，拿个卡片要登记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苏西。”

“年纪？”

“这个？”

“小孩叫什么名？”

“这个？得问孩子妈妈。”

他抱着本子又返回来找苏西。

“年纪？”

“二十三。”

“孩子名字？”

苏西呆了下：“叫小念吧，苏念。”

叶隽一一写下。护士又嘱托叶隽出去采买住院所需生活用具。叶隽照做。后来苏西调侃他：“哪有你这样冤大头的？好人做到这种地步。”他说：“就当提前培训做爸爸，一般人哪有这种机会。”

叶隽采购回来，正逢苏西想上厕所。护士叫着他：“快抱你老婆进去。”

“啊。”苏西不好意思，嗫嚅着说，“他，他不是啊。”他已经走过去了，附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别多话，我不看你。”

“我，我怕尿不出来。”

“试试吧。”他把她半抱着进卫生间，而后扶着，撇过头，她犹豫地解裤子，半天也拉不下，他说：“要不要我帮你？”

“看来你得帮一把。”

“要不要闭眼？”

“你扯一半就可以了。”

她终于红着脸坐上了马桶，还是有点局促，说：“你别介意，撒尿都这个声。”

“我不是外星人。”他笑着。声音终于响起时，他对自己做了个鬼脸。

后来熟了后，他取笑她：“怎么这么长？”

“憋久了呗。真倒霉，你好意思说我。”

当然狼狈的事还只是开始。

苏西的胸开始胀，胀得难过。一开始看叶隽老晃悠在面前也不敢跟医生说，就找了个借口，把他弄出去打电话。他走后，等了一阵，医生才来，苏西马上汇报：“我胀得难受。”

医生当即撩开她的衣服，在她乳房上捏了下。偏偏这时叶隽回来了，猛看到这场面，一愣神，迅速出去了。

医生笑着说：“你老公还挺害羞的。”

苏西的脸涨得通红。

“想母乳喂养？”

“嗯。”



她的乳腺有点堵，医生按摩了下，用热水敷，边敷还跟她开玩笑，说：“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老公咬一口。”

“啊？”她又一个大红脸，急道，“不会吧。”

“我们又不会看的。”医生继续调侃，这个医生四十来岁，女人到这种年纪一般都比较大大咧咧的，还喜欢八卦，“隔壁那个床的，老婆刚生了孩子，她男人就忍不住了，在那儿乱摸。被我们撞到……”

苏西哪听得了这些，脸始终红扑扑的。

在医生的努力下，乳汁终于流出来了，细细一条。

“待会儿就把你宝宝抱过来，初乳营养最好了。”医生出去了。

叶隽是一小时后才进来的，手里提一个保温杯。那个时候，苏西刚刚喂过孩子。

苏西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刚才被他看了，就一个劲咬着下唇。

叶隽揭开盖，拿过汤匙给苏西。苏西一低头，看到是熬到浓白的黑鱼汤。

“买这个干吗？”

“叫附近的饭店做的。刚才医生让我……说这个可以——”

苏西猜出来，大概是可以催乳。一时脸又红了。眼光躲闪着不敢看他。可想来想去，应该谢他几句，偏偏不好说，只低着头猛喝鱼汤。

喝完鱼汤，看叶隽眼光有异。她低头一瞧，衣服上淋淋漓漓。疏通工程一完毕，奶水太过充足，自己涌了出来。

叶隽抽了纸巾递给她，而后背过身去。她潦草地擦了下，轻轻说：“对不起啊。”

“对不起什么呀？”男人好像存心在逗她。

她撇撇嘴：“那个……女人生了孩子，羞耻心好像就淡薄了。”

“我看你挺强的呀。”

“我现在明白有丈夫在身边的好处了。好了，你回过头。”

叶隽回过头来，目光居然热辣辣的。
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苏西问。

“别人都把我当你老公，我要走了，你说都说不清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我可不想让你被人嚼舌头。”他是笑着说的，却让她热乎了好一阵。

“我正在休假，还有七天时间。就当实习做爸爸吧。”他其实想过走的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当那个女孩直勾勾看他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像有一根细线在悠悠地荡着，让他无法狠心说出离开。

女孩又直直看他了，有点感动，有点怀疑，又有点小小的任性，然后摇摇头：“叫我爸爸来。”

“老婆，药吃了没？”护士进来了，他大声说。

慢慢，也就熟稔了。他扶她如厕，给她泡脚；她给他削苹果，跟他开玩笑。当然，她最大的喜好是算账，把他为她花的钱一一记录下来。她总是对他说：“你不要花那么厉害呀。”他就用铅笔把一笔一笔钱抹掉：“这个我送的。你看出来了，我恰好比较有钱。”

“你月薪多少？”

“我挣年薪。”

“十几万？”

他笑着摇摇头。

后来，她能够很坦然地在他面前喂乳。喂完后，他抱着小孩逗，跟她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外面那帮护士都说小念像我。”

“见鬼。”她哈哈乐着。

“我越看越像。”叶隽摸摸小孩的鼻子，“跟我一模一样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都是两个鼻孔嘛，还有眼睛，都是两个洞嘛。”

轮到叶隽笑。

“苏西，”叶隽挨近她，“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跟你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，看你们母子并排在一起睡觉的样子，我觉得就是我的老婆孩子。这一幕好像从前发生过。”

“你别乱说。”苏西脸有点红，声音却有点娇憨。

五天后，苏西爸爸来了。苏西为了节省钱，没几天就坚持要出院了。叶隽这个独特的假期也将告终。

却好像很舍不得，这一个礼拜，细水长流，嘈嘈切切，跟普通夫妻何异？

他开车送她回家。她是西安一家中学的老师，和父亲一起住学校的宿舍。宿舍条件简陋，水泥地、腻子墙，没有任何装修。房子又小，四十平不到，小客厅架了床，塞满了仓促采购的婴儿用品，显得满满当当，连站脚的地方都恨不得没有。叶隽没法久留，说：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那个，钱……”苏西嘴张了几张，可吐出的还是钱。

“我年来要，还不起，就分期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苏西爬起来，一有这个念头，她就有点义无反顾了。叶隽和她父亲怎么劝都没用。

叶隽只好将她半抱着塞进车里。他的车要还给他们公司西安办事处。他想着，少不了到时再打车把她送回。他开车时，发现自己心情很好，蓦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是愿意与她多待一阵的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，“那个钱……”

又是钱。叶隽颇好笑，截住她：“不收了，当做好事。”

“我也是那么想的。反正你有钱，就当接济底层群众吧，没有我们，怎么显得你们富呢？”

“嗨，跟你开玩笑呢，”苏西看他摇头，撇了一下嘴，“那个，你做哪行的？”

“销售。”

叶隽递一张名片给她。她一看，头衔还满高：华东区销售总监。

“我可能近期会调去做北京市场，联系方式会变。你给我一个电话？”

苏西报了一个，她办公室的。宿舍是没有电话的。

“就送到这里，好吗？我调头，你这样坐着挺吃力的。”

“再开一阵。”苏西抬起头，“哦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缠着你，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我只是觉得你人挺好的。卖了这么多天的苦力，还被敲了竹杠。”

“这种待遇也不是普通人能享受的。”叶隽笑着，笑着笑着，心里那根若隐若现的线又出来了。

怎么就那么惆怅。他也不是没女朋友，也不是没经过分别，可这次，破天荒有了牵系的感觉。

“苏西。”他叫她。

“嗯？”

“好好照顾自己，月子里不要瞎跑。你现在是妈妈了，要给小念做个榜样。还有，对自己别抠抠索索，吃好一点，钱不够，跟我说。我愿意做傻瓜雷锋，更愿意接济穷人。”

“切，谁要接受你的施舍。”她娇嗔着，眼里却渗出点点情义，忽然死死咬住唇。

他心一悸，就去抓她的手，她扯了下，被他使劲地摁住，他的手暖暖的。她抬头看他，眼光蒙蒙的。他没法多看，放了手，掉头回去。

到宿舍，他抱她进去，她爸爸看他回来有点吃惊。他点头，说：“这回真走。”

苏西说：“等等。”

她将窗台上的小仙人球递给他。

“你这孩子，不让人麻烦吗？”父亲责怪着。

叶隽用塑料袋装着，提着走了。



第二章

难养的仙人球

叶隼第二次见苏西是半年以后，时序入秋。

这半年，叶隼并非忘了苏西，而是太忙。他刚接受人事调动，从上海转战北京，开拓陷入僵局的北方市场。万事从头开始，要做的事太多，分身乏术。

他的职场经历很简单。三年前，他还在美国任职的时候，接待国内到他们公司考察的华成集团总裁崔廷，崔廷对他极为欣赏，说现今国内形势大好，很有可为，鼓动他回国做事。叶隼正有一腔壮志，遂不顾女友的反对，辞了职，回国投奔了崔廷。崔廷特为他开了热烈的欢迎会，聘他为华东区销售总监。

叶隼将他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与理念带进华成，既讲效率又讲人性，刚柔并济，狠刹吃回扣、搞小团队等歪风邪气，分区面貌焕然一新。华东区连续两年八个季度达到承诺目标，完成销售额并居各区之首。

有一次，崔廷陪当时主管经济的某中央领导到上海视察，顺带参观上海华成，叶隼陪同。叶隼不卑不亢地回答了该首长的问话，并就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谈了些自己的看法。首长颌首。可说出尽风头。

当时的叶隼年少气盛、雄心勃勃，只想着大展宏图，耀亮青春，却不曾想自己犯了大忌。国内与国外的环境毕竟不一样，何况他所在的是人事结构复杂的国企。他忘了一句老话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”。

这年，崔廷很突然地调他去北京。崔廷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，北京虽然是

总部，但销售业绩一直不容乐观，多年来被瑞讯狠狠压住，翻身不得。但是北京是公司最看重的市场，这里坐拥各大部委、众多政府机构，又是很多企业总部所在地，每笔生意含金量都特别大，只有把北京攻下来，公司的前景才能算真正明朗。将他调过来，是肯定他在华东区的业绩，想要以他的才干攻下这最艰巨的市场。

叶隼算是临危受命，但是到北京后却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。

首先他发现崔廷的态度有所变化，不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，过分的客气中明显有了戒备与疏离。其次，原先说好是他兼管华东与北京区，到京后，崔廷以任务艰巨为由，让他一心一意搞好北京市场，华东不用管，将北方区的一位副总调至华东，叶隼待遇虽不变，职务相形缩水。而且，更不利的是，他实际上是将自己最成熟的市场交出来，换回一个最难啃的市场。如果不能完成任务，下场……他嗅出了一些刻意的人为的痕迹。更糟的是，崔廷分配各区季度任务表时，并没考虑叶隼初来乍到，没有客户，团队不熟等情况，任务比之上任有所提升，美其名曰让最有能力的人充分发挥专长。

这些，叶隼都没话说。他有热血，也有执拗，相比安逸，他更愿意接受挑战。他不能容忍的是公司的内讧。

北京区的一些头头脑脑，大多四五十岁，算公司元老，表面上热络殷勤，实际上工于心计。在团队安排上，他们将业绩差的人归于他，将有利客户资源抢光。话说得都很好听，“这些员工正好跟着叶总学习，年轻人嘛，多吃点苦，有利于迅速成长”云云。

情况虽然不利，叶隼还是动用他的智慧一点点撕着口子。他先鼓舞士气，为手下解决后顾之忧，譬如，小肖在外出差，他时常带团队去其家看望与照顾他年迈的老母；小王的孩子入学有问题，他托关系亲为解决；小成刚进公司，业务不熟，他带在身边，悉心提点……而后用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特殊的薪酬激励制度凝聚人心；再是树立快乐工作的理念。譬如找一个山明水媚的地方分析客户资料，制定行动指南；譬如在实际的生活中随处点拨销售的精髓，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，将工作化为生活的一个自觉的部分。

当然，叶隽最大的管理特点是铁腕。只要作出承诺，必须完成，不问理由。对手下如此要求，对自己也是一样。因为初来乍到，团队磨合不好，第一个季度销售额上不去，他先自罚。

上行下效。团队的士气迅速上升。两个季度过去，销售额800万，逼近对手820万，是去年北方区整年之和。他的威望跟销售数字一样在员工中节节攀升。

叶隽终于松下一口气。然后某日看到房间里的仙人球，想起苏西。当然，到底要不要去见她，还留存疑虑，毕竟这个女孩只是他旅途上的偶然产物。就像度假时看一片海、一座山一样，西安之行，看了一位未婚妈妈。都只是风景。

他没想要去深入一个女人的生活，也不希望一个女人进入他内心。他有女朋友，交往了五年，只不过关系从他回国后有点岌岌可危，她总是在电话里用分手逼他回美国。

他最后动了去的念头，是因为那女孩送的仙人球快死了。

他一直以为仙人球是最好养的植物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起先，他不浇水，任它自生自灭，它很是蓬勃了一阵，可忽然有天它毫无征兆地萎顿了下去。然后他浇水，没有起色，还是继续萎顿，怏怏的，仿佛在呼着最后一口气。照理，他扔掉就罢，却下不了手。一日在阳光下怔怔看着，忽然感到心头像有只手在轻轻挠着，让他浑身不舒服。片刻后，他决定去西安。

找到苏西宿舍时，已近黄昏。苏西宿舍门半开着，露出来的场面比较混乱。他先看到一排飞扬的尿布，然后看到地上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在一堆杂物中，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正唧唧呀呀逗着小念，屋里发出来的却是打游戏的飕飕声。叶隽又往门口近了近，这时看到了苏西，正红着眼疯狂地打着游戏。旁边立着个男生，捧着半个西瓜，手舞足蹈地为她鼓着劲，还不忘时不时给他的老师喂上一口。到这时，叶隽才悟到做老师的好处。他嘴角微微抿出笑，抬手敲门。苏西没空理会，倒是她的几个学生齐刷刷地给他行注目礼。

“苏老师，有人找。”男生提醒。

苏西略抬一下头，显然没把他认出，轻描淡写说：“找谁啊？”